

翁玉娴

万贤滋·著

韩天知说完，毅然走出了俞家。

玉娴一直送到门外，直到望不见他的身影……

中国物资出版社

翁玉娴

万贤滋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翁玉娴/万贤滋著.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47 - 3730 - 4

I. ①翁… II. ①万…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350 号

策划编辑 寇俊玲

责任编辑 寇俊玲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杨小静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clph.cn>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 (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 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87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47 - 3730 - 4/I · 0058

定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处在战乱时期，劳苦大众的温饱都难以为继，读书就成了极少数“王公贵族”子女独有的权利，而习文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在那时，有才有貌的女子一旦名扬乡里，多半是凶多吉少，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就会把魔爪伸向她们。在江汉平原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匪首强娶儒生的女儿为妾的故事。

我参加工作以后，接触了众多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有文化的女性，她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有过辛酸的往事，说起来悲愤不已。

我曾对“红颜女子多薄命”的宿命论的观点深信不疑，后来我慢慢醒悟了：社会的不公才是“红颜女子多薄命”的根源所在。

很早以前，我就有写“红颜女子”故事的意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迟不敢涉险这一是非题材。2010年春天，我的思想忽然活动起来，有了创作冲动，并试图通过翁玉娴这个艺术典型反映她们在两种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存环境。告诉人们：只有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使女子得到平等和自由。经过几天的构思，便匆忙动笔了。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注意了以下三点：

一、出于对主人公的敬重和同情，在写她的遭遇和思想行为时，写得小心谨慎，唯恐有半点疏忽而损害了她的形象。如我在腹稿中，拟写她参加工作以后有屈从一桩政治婚姻而后离婚的情节，这样写会有许多精彩故事可讲。我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很不符合主人公的人品和性格，于是把“屈从”改写为“拒婚”。

我以后读这一章的时候，情节虽然比构思时单薄了一些，但读起来仍然娓娓动听，并保持了主人公的完美形象。

二、尽量避免用政治程式图解人物，把人写得人性化一些。无论哪一类人群，好或坏都是相对的，从善的人总是主流。小说中写了两位部长，着墨极少，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党性原则，也反映了他们亲民爱民的思想作风；对于韩天知，没有把他定位为坏人，他应该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国民党官员；富农并族长的李崇润，从成分上看是有剥削行为的，但他处世仍然厚道正直；就是“小人物”小石头，被迫当了土匪（伪兵）染上了流氓习气，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经过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汉奸俞尊五和匪首贾圪才是泯灭人性的社会渣滓……

三、在语言运用上，要求自己尽力写得通俗一些，写得有文采一些，避免晦涩与赘述。

小说没有人们所期望的一个大团圆美好的结局，但给了读者回味与想象的空间。

万贤滋

2010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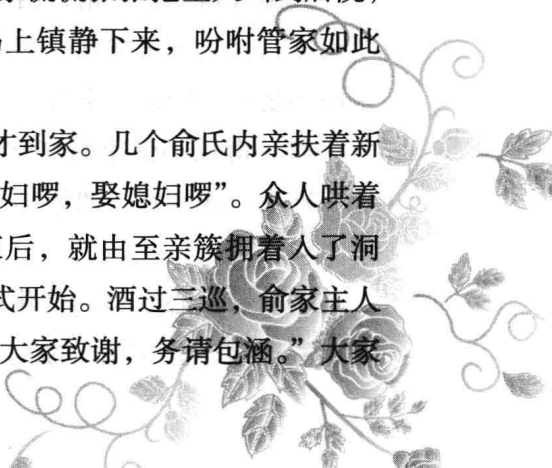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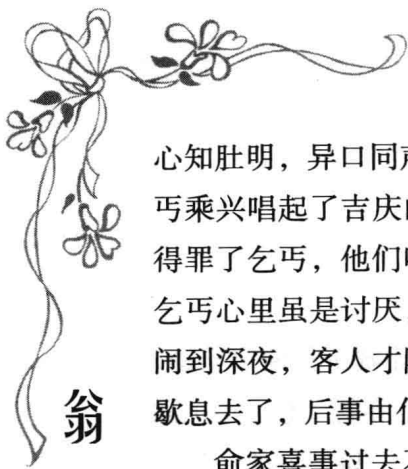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春天，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E县县城所在地宝丰镇，依然是春寒料峭，细雨濛濛，满目萧然，嗅不到一点春的气息。街上除乞丐之外，很少有人行走。住在街西头的一户人家，却是另外一种情景：门前张灯结彩，喜乐高奏，分立两旁的吹鼓手，轮流奏着迎宾曲，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喜”字。中午时分，客人接踵而来。客人中有当地的绅士、占领军的头目、维持会之类的官员……家主人在门前恭迎客人，佣人戴着喜庆标志殷勤伺候。街邻们在各自门前倚门张望，只有小孩跑跑闹闹，拾哑鞭、讨喜糖，笑逐颜开。一群乞丐在帮主的带领下，躲在很远的旮旯里，蜷缩着身子，准备喜宴开始后，在宴席前唱几句事先编好的吉利顺口溜儿，讨杯酒喝，得些赏钱。

家主人姓俞，名尊五，是当地绅士、商会会长，不管什么“道”，他都能左右逢源，而且富甲一方。除在农村拥有大量土地外，镇上经营着三家商铺——匹头店、榨坊、广货店。家有二房妻妾，年过半百，膝下一子一女。女儿已到及笄之年，待字闺中；儿子由于身残智弱，二十有五才说上一门亲事。今天，正是儿子的结婚喜庆之日。

快到掌灯时分，俞家上下人等及亲朋至交，都在翘首等待迎亲花轿的到来。正在这时，一个负责迎亲的管家慌慌张张把主人叫到后院，耳语了几句，主人听了大惊失色，但他马上镇静下来，吩咐管家如此这般……

花轿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时辰，半夜才到家。几个俞氏内亲扶着新娘下轿，新郎傻乎乎一个劲儿地笑：“娶媳妇啰，娶媳妇啰”。众人哄着他，勉强把“三拜”等仪式草草结束后，就由至亲簇拥着入了洞房。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宴席正式开始。酒过三巡，俞家主人起身敬酒，很抱歉地说：“犬子不能亲自向大家致谢，务请包涵。”大家





心知肚明，异口同声：“祝新人幸福美满、白头偕老。”此时，一群乞丐乘兴唱起了吉庆的顺口溜儿。“赶酒”的乞丐是不能得罪的。如果得罪了乞丐，他们唱几句沮丧的词儿，会让主人懊丧一辈子。主人对乞丐心里虽是讨厌，但又只能无奈地忍着，吩咐管家赏了他们。婚宴闹到深夜，客人才陆续离去。忙了一天的主人已经精疲力竭，到后房歇息去了，后事由仆人们收拾。

俞家喜事过去不久，街坊四邻窃窃私语，传出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新闻：俞家新媳妇中途自寻短见，用私藏的剪刀割了手腕，幸亏发现得早，才未闹出人命。

“咳，作孽呀！一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子，做一个傻子的妻子，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要守一辈子活寡。”一个邻居惋惜不已。

另一人接上茬：“这新媳妇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是烈女日子是不好过；如果是骚货，还愁没有人伺候。俞老爷又不是什么善人……”又一个妇女应着。

俞家有人朝这边走来了，刚才说话的妇女做了一个鬼脸，“管人家的闲事做什么？操自己的心去。”众妇女说说笑笑各自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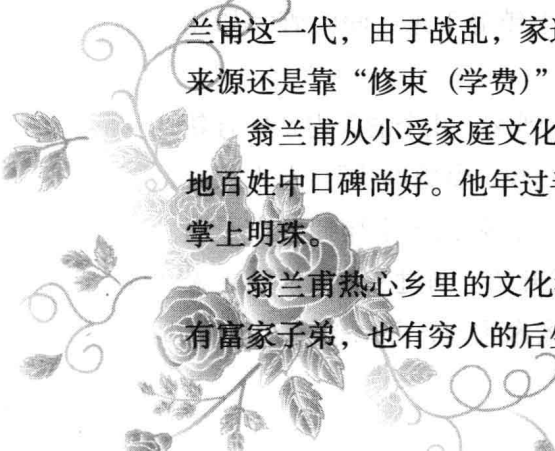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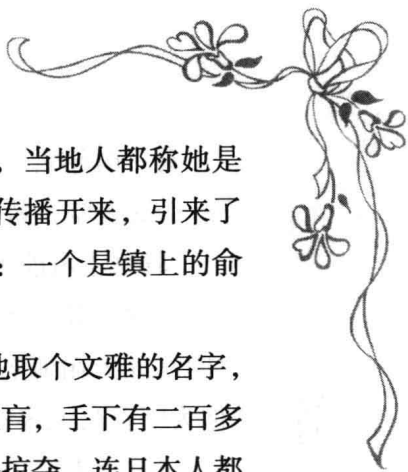
俞氏的亲家是离宝丰镇三十华里玉树村的一个寒儒。

寒儒姓翁，名兰甫，出身书香门第，曾是富甲一方的望族。到了翁兰甫这一代，由于战乱，家道逐渐中落，现在虽有几亩薄田，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修束（学费）”度日。

翁兰甫从小受家庭文化的熏陶，熟读四书五经，崇尚儒学，在当地百姓中口碑尚好。他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女，名玉娴，夫妇俩视为掌上明珠。

翁兰甫热心乡里的文化教育，已开馆执教一十五年。他的学生中，有富家子弟，也有穷人的后生，玉娴从小就在教馆学习。





玉娴已过及笄之年，长得亭亭玉立，面容姣好，当地人都称她是有才有貌的淑女。玉娴的名声一天一天在四邻八乡传播开来，引来了不少慕名的提亲者。提亲者中有两人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镇上的俞家，一个是无恶不作、危害一方的匪首。

匪首姓贾，小名圪。当了匪首以后，要师爷给他取个文雅的名字，师爷斟酌再三，取名号为亦荣。贾亦荣三十有五，文盲，手下有二百多个武装匪徒，自称司令，在方圆百里打家劫舍，拦路掠夺，连日本人都不敢小觑他。贾圪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黑道规矩，对周边村骚扰不多。他正式妻妾有三，都是抢来的良家妇女。这些妻妾虽有姿色，但无文化。他怕手下人在文字上糊弄他，就想找个有文化的女性既当妾又当秘书。

贾圪找来师爷，向师爷发话：“师爷，听说玉树村有个小妞儿叫翁玉娴，能识文断字，你给我把她找来。”

师爷姓秦名宜轩，是个熟读诗书的儒生，被迫当了土匪师爷。秦师爷听了以后，先是一愣，思忖后回答道：“司令，这个小妞儿是当地儒生翁兰甫的女儿，恐怕不能随便叫得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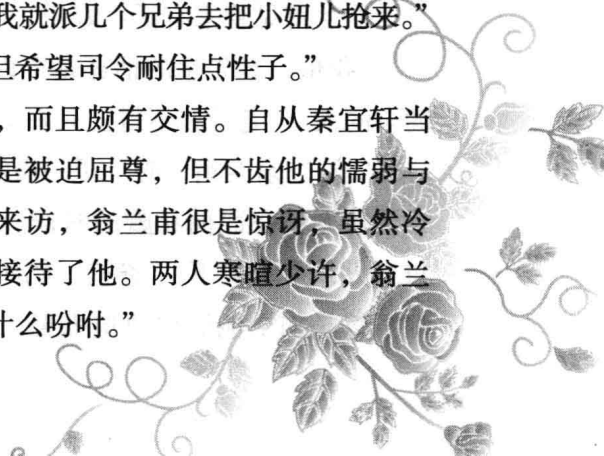
“管他儒生不儒生，我说要她来她就得来，他儒生又怎么样？”贾圪有些不耐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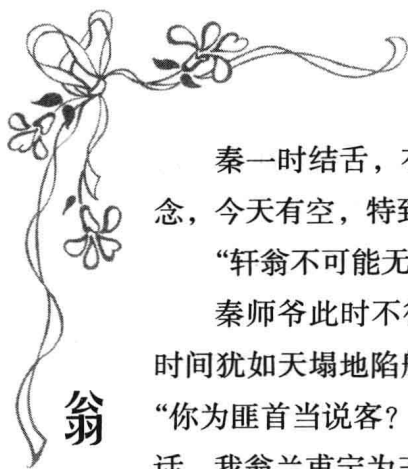
师爷小声劝导：“司令在一方是有脸有面的人，做事要讲个体体面面，免得老百姓说三道四，我看还是先上门说说。”

贾圪听了师爷的奉承话，心里高兴了：“好，依你的，你去探个路。说好了彩礼送上门；要是他不识抬举，我就派几个兄弟去把小妞儿抢来。”

秦师爷诺诺连声：“我去，我去，但希望司令耐住点性子。”

秦宜轩与翁兰甫都是当地的儒生，而且颇有交情。自从秦宜轩当了土匪师爷以后，翁兰甫虽然知道他是被迫屈尊，但不齿他的懦弱与失节，与秦断绝了往来。这次秦突然来访，翁兰甫很是惊讶，虽然冷淡了许多，但看在以前情谊上，还是接待了他。两人寒暄少许，翁兰甫问道：“轩翁今天有空到寒舍，定有什么吩咐。”





秦一时结舌，有话难开口，只得说：“多时未来拜访，心里很是惦念，今天有空，特到府上一叙。”

“轩翁不可能无事突临寒舍，定有什么事要找兰甫。”

秦师爷此时不得不把这次来访的目的说了。翁兰甫听了以后，一时间犹如天塌地陷般的恐惧。他蒙了片刻，猛然对秦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为匪首当说客？你堕落得我真不敢认你了。你走！你给姓贾的捎个话，我翁兰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是不会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秦师爷讨了个没趣。他也知道翁兰甫绝不会与匪为伍，但他不能向贾圪直言；如果直言，姓贾的会不顾一切对付翁家。他走的时候，还是好言劝道：“兰翁请息怒，您要体谅宜轩的难处。宜轩听说镇上的俞家对令爱提过亲，如果能与俞家联姻，贾圪也会掂量掂量俞家与日本人的关系，不敢贸然动武的，希望兰翁冷静下来想个万全之策。”秦师爷说完以后，很是尴尬地拱手告别。

“不送！”翁兰甫背过身说了一句。

秦师爷走了，翁兰甫召集家人商量对策。

翁夫人听了，吓得面如土色，不断地说：“作孽呀，作孽呀。”

“先生，此事要从速计议。秦先生虽然当了土匪师爷，但良心未泯，他既然出了策，就不会在贾圪面前将您的恼怒直言相告，他会遮掩一时的。只是……”老管家说了半截子话没有了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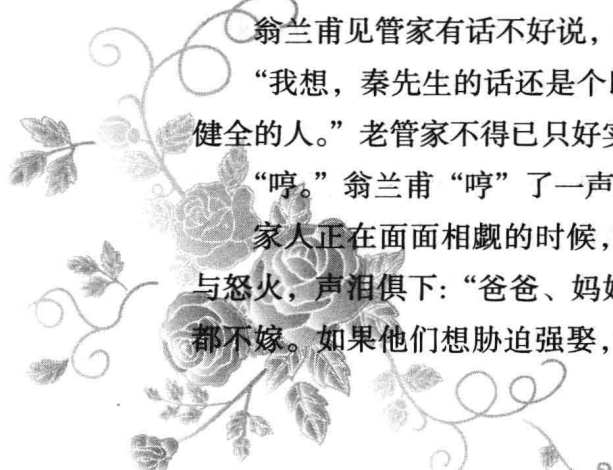
老管家姓王，名辅臣，是翁兰甫之父收养的义子，终身未娶，无家无室，与翁兰甫情同手足。翁家的一切家务，均由他料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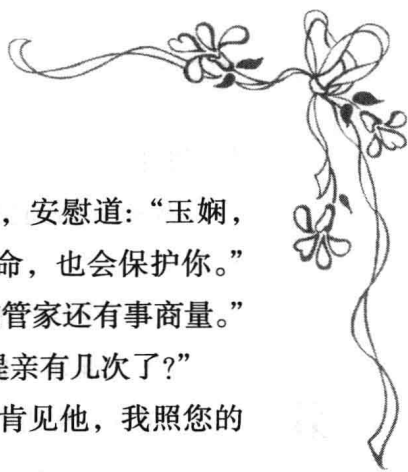
翁兰甫见管家有话不好说，便道：“说吧，说出来议议。”

“我想，秦先生的话还是个以恶抑恶的法子，只是俞家少爷不是个健全的人。”老管家不得已只好实话实说。

“哼。”翁兰甫“哼”了一声沉默了。

家人正在面面相觑的时候，玉娴哭着跑进来了。她压抑不住恐惧与怒火，声泪俱下：“爸爸、妈妈，你们说的话玉娴都听见了。玉娴谁都不嫁。如果他们想胁迫强娶，就是刀架在脖子上，玉娴也不会屈从





恶人，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字。”

翁兰甫见女儿哭闹成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过，安慰道：“玉娴，你冷静冷静，父母不会向恶人屈服的。我们拼上性命，也会保护你。”他吩咐夫人，“你和玉娴到后屋去，劝解劝解，我和管家还有事商量。”

夫人和女儿走了以后，他问老管家：“俞家上门提亲有几次了？”

“俞家托桃源村的郑先生来过两次。因为先生不肯见他，我照您的吩咐婉言谢绝了。”

翁兰甫在厅屋来回踱步，心里自然在权衡利害。良久，他对老管家说：“你去桃源村一趟，要不动声色会一会郑先生，讨个实情，再来回话。”

老管家奉命去了。第二天，老管家向翁兰甫回话：“俞家前一天请郑先生去过宝丰镇，诚意托郑先生成就这桩婚事。”

翁兰甫把昨夜与夫人商议的意见对老管家说：“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了，我的心事只有和你叙叙，我相信你对我委托之事会千方百计办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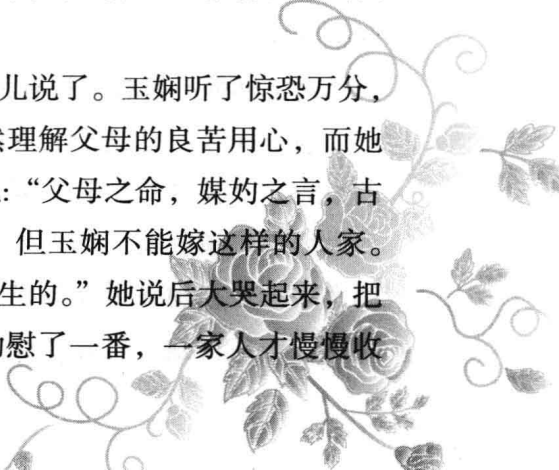
“请先生放心，辅臣为先生办事，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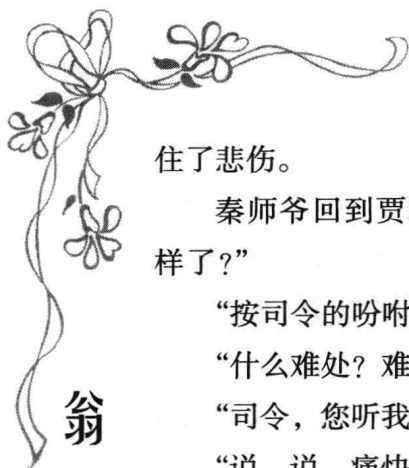
“过后我想轩翁的话，他对我还是有几分情谊的。他对贾圪也只能遮掩一时，最终，姓贾的决不肯善罢干休，他会以武力相要挟。镇上的俞家虽名声不好，但毕竟是知书达理门庭出身，女儿嫁给俞家总比被土匪抢走有脸面些。”

老管家诺诺连声：“是这个理，是这个理。”

俞家由老管家与桃源村郑先生暗中联系，在郑先生的周旋下，翁、俞两家的婚事已经有了初步意向。

翁兰甫把与俞家结亲的利害关系给女儿说了。玉娴听了惊恐万分，她没有料到父母会答应这门亲事。她虽然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而她内心的苦愁使她不能自制，情绪激动地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之常理，玉娴的婚姻应该由爸、妈做主，但玉娴不能嫁这样的人家。如果爸妈逼着女儿屈嫁，那你们会后悔一生的。”她说后大哭起来，把这对老夫妇哭得老泪纵横。还是老管家劝慰了一番，一家人慢慢收





住了悲伤。

秦师爷回到贾圪住处，贾圪情急地问道：“师爷，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按司令的吩咐，找翁老先生谈了，只是翁老先生有难处……”

“什么难处？难道能难到我的头上？”贾圪一听就火了。

“司令，您听我细说……”

“说，说，痛快一点！”

“在我去之前，宝丰镇的俞家已先下了聘礼，俞家不好毁约。”秦师爷想利用俞家吓住贾圪。

“什么‘玉’家‘金’家？老子不吃那一套，现在就派几个兄弟去。”贾圪要动武了。他叫来一个小头目：“老四，你带你的小队去，把玉树村俞家的小姐儿给我绑来。”老四应了一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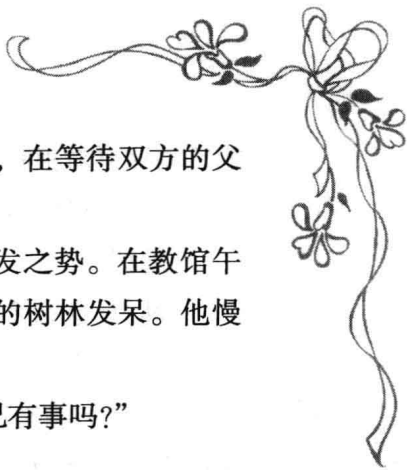
“不可，不可。”秦师爷看到事情已经到了很危急的程度，赶忙阻止，“司令，不要因一个小女子误了大事。您是知道的，俞家与日本人联系甚密，如果动了俞家的利益，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理的；加之司令正在与保安自卫队谈收编的事。请司令不要因小失大。”

秦师爷的话果然有效，把贾圪镇住了。贾圪气得有话说不出，愤愤地：“狗日的，老子……”他又把怒火转到老四身上，吼道：“愣着干什么？滚，滚……”

秦师爷暂时稳住了贾圪。他借故请假回家，连夜给翁兰甫写了一封长信，嘱咐他的儿子亲手交给翁兰甫。这封信坚定了翁兰甫与俞家联姻的决心。

翁玉娴的心里有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天大秘密……

翁玉娴今年已是十七岁的大姑娘，情窦初开，对男女之事有朦胧的意念。翁家教馆中有一弱冠少年，姓李，名致远，出身当地一个习武世家，家道殷实。本人生得魁伟英俊，不仅有精湛的武功，习文也属上乘。他和她在男女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灵感应。他在她心里是乡梓才俊；她在他心里似无瑕碧玉。两人平时



有些语言接触，但都言谨行慎。两人心里的一层纸，在等待双方的父母之命来捅破……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两人心里的爱情火焰有喷发之势。在教馆午休时，李致远看见心事重重的翁玉娴在一个很僻静的树林发呆。他慢慢走过去，叫了一声：“师妹！”

翁玉娴突然听到他叫她，惊异地回过头来：“师兄有事吗？”

“没什么要紧事，只是……”他惶恐地望着她。

“师兄不要说了。窗友们都在议论玉娴出嫁的事吧？不知师兄是何种感受？”她试探他的思想。

“致远想，这不是师妹的本意，这是强盗逼婚！”他回答得义愤填膺。

“玉娴现在只能以死相拼，别无选择。”她表示了以死殉情的决心。

“师妹不能轻易说出‘死’字。抗争！只有抗争才是出路。”

她正想回他的话，远远看见母亲在找她，便说：“这时不是说话的时候。师兄晚上有时间没有？如有时间，到祠堂后树林里等玉娴。”这是她在情急之下一个大胆的、有悖儒家信条和世风民俗的约会，也是她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选择。

“致远到约定的地点等师妹。”他应了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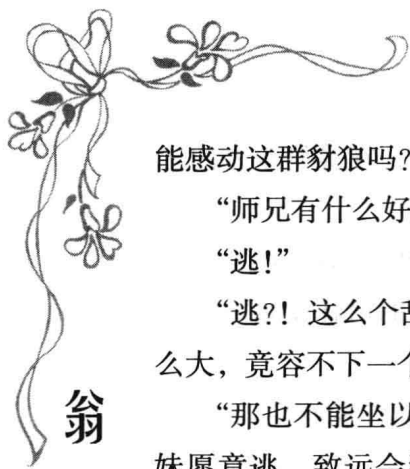
他和她看到她的母亲越走越近，分头走出了小树林。

已是隆冬季节。是夜，北风怒号，寒气袭人。她等到初更时分，待父母和家人熟睡之后，偷偷打开了侧门。黑暗的原野像一张恐怖阴森的网把她笼罩得喘不过气来，她恐惧地退了两步，下意识紧紧衣服，又鼓起勇气向约定地点跑去……

她到约会地点的时候，他已经在翘首探望。他见到她来了，连忙站起来，小声招呼：“师妹。”她应声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们有距离地坐着，她继续白天的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前有狼，后有虎，玉娴一个弱女子，除了死还有什么办法？”

“死不是唯一的办法。师妹死了除给恩师、师娘带来丧女之痛外，





能感动这群豺狼吗？能不能……”他嗫嚅着。

“师兄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说出来商讨。”

“逃！”

“逃？！这么个乱世，逃到哪里才能生存？”她异常愤慨，“天下这么大，竟容不下一个弱女子！”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他把事先酝酿好的意见说了，“如果师妹愿意逃，致远会帮助你的。致远有一个叔舅在国军里，是个军官，我们逃到他那里，他会收留我们的。”

“我们？”她十分惊诧，“师兄想和玉娴一起逃？”

“如果师妹能相信致远，致远当义无反顾跟师妹一起走。”

玉娴听了非常感动，难得他的一片真情。她忽然想到另一个问题：“玉娴很感谢师兄的侠义心肠。只是你我走了以后，会牵连两个家庭遭受不幸。首先是日本人不会放过抗日眷属，土匪也会乘机打劫。周庄有个青年投奔抗日队伍后，日本人把他的父母抓去折磨得死去活来，至今还关在牢里。你我双亲都是风烛残年，怎么经得住这样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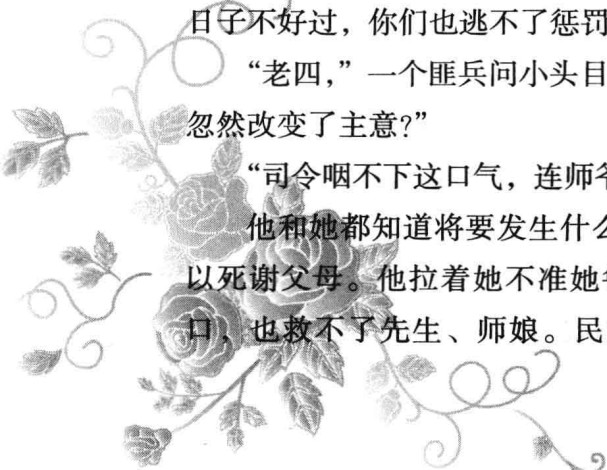
……

他们正在商议时，看见由远而近的一群人，打着火把朝玉树村方向拥来。他们屏着呼吸，惊恐地伏在地上……一会儿，这群人从祠堂前的小路上走过，一个匪兵说：“司令今夜急了，想泡个有文化的小姐儿开‘洋荤’。”另一个匪兵说：“我们趁机找个女人玩玩儿。”匪兵的小头目训斥道：“你们不要脑袋了？今天找不着翁家小姐献给司令，我的日子不好过，你们也逃不了惩罚。”

“老四，”一个匪兵问小头目，“司令不是说不要翁家小姐了，怎么忽然改变了主意？”

“司令咽不下这口气，连师爷也没有劝阻下来。”老四说了原因。

他和她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了。她怕连累老父老母，想冲出去以死谢父母。他拉着她不准她鲁莽。他说：“师妹这时出去是自入虎口，也救不了先生、师娘。民间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吗？”

她哭成了泪人，已经六神无主了。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这群匪徒从原路回来了。火光中，他和她看到了惊人的一幕：翁兰甫和夫人被匪徒们五花大绑地押着。只听匪徒头目老四说：“老先生，你只要交出你女儿，就没有你的事，我这个时候就可放你们回家。”

“强盗！我翁家世代忠厚，铮铮硬骨，士可杀不可辱，绝不会屈服你们的淫威。”翁兰甫义正严辞地回应。

翁玉娴看到这情景，已经怒火满腔，情绪失控，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李致远强行阻止了。在这生死关头，他们也顾不了男女间的许多顾忌，他死死把她抱着，用手捂着她的嘴……匪徒们走了以后，他还是不准她出声，不准她往外冲，他怕后面还有“尾巴”。村里已经平静多时了，他才放开她。等她哭够了，已经没气力了，他对她说：“现在师妹是不能回家了。天亮后，匪徒们有可能还派人来搜你。”

她木然地坐着一声不吭。良久，她问他：“师兄，我现在有家不能归，父母有难不能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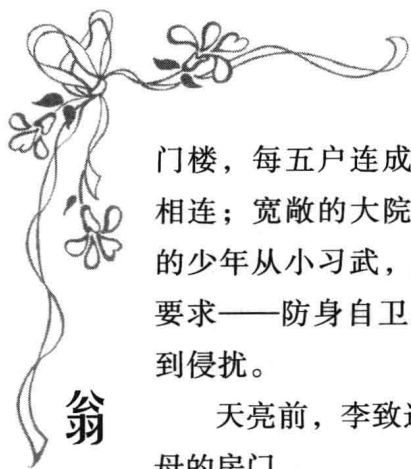
“师妹先到我家里暂住下来。如何救先生、师娘，我们再从长计议。”

“不，玉娴不能连累你家。何况我和师兄家人素未谋面。”

“现在是紧要关头，要紧的是救先生、师娘，其他都不是应该思考的。师妹住在我家安全得很。我们大院全是李姓人家，都习武，人心齐，就是贾圪这群土匪也不敢贸然侵犯。”他见她不回应，继续说，“时间已经不早了，天亮以前一定得走，尽量不要被人看见，以免生出事端。”

翁玉娴此时已无路可走，除了李致远，再无任何人能帮自己，只得顺从了他的意见。

李致远的家——李庄，离玉树村十华里，住有上百户人家，家族式的建筑群。外围是一道椭圆形砖墙，高出七尺；四方有四个碉堡式



翁玉娴

门楼，每五户连成一体，有一个共用通道，通道和通道之间有拱门相连；宽敞的大院分若干个禾场，禾场平时就是习武的场所。李庄的少年从小习武，人人都有几套拿手拳术。族长对族人习武有明确要求——防身自卫。在烧掳抢掠、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李庄很少受到侵扰。

天亮前，李致远带翁玉娴回到了家里。他把她安顿后，敲开了父母的房门。

李致远的父亲李崇润，是李庄的族长。他为人厚道正直，颇得族人的爱戴。他开门见是儿子，惊异地问：“天刚亮就敲门，有什么急事吗？”李致远便把翁家的遭遇向父亲做了详细陈述。

李崇润听了以后，气愤不已：“这种世道，让人怎么活？”他很赞许儿子的作为，“你做的是对的。只是玉娴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子，住在我们家我倒不怕惹上什么麻烦，就怕闲话。”

“现在不是怕闲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怎么救出先生和师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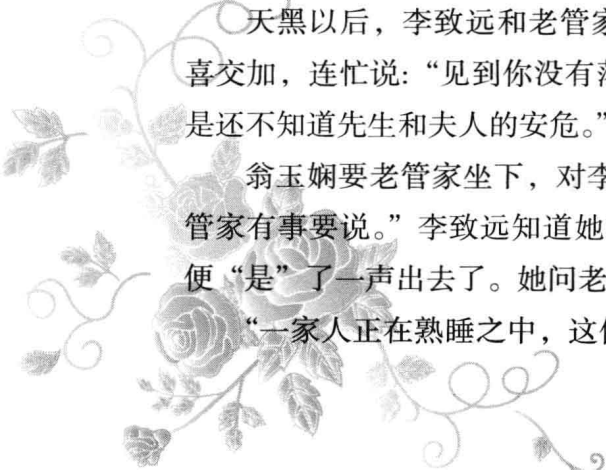
李崇润也感到这是一件棘手事，说道：“救人是要紧。但贾圪一介武夫，有一支武装匪徒队，莽撞不得，只能智救。如何智救，要慢慢想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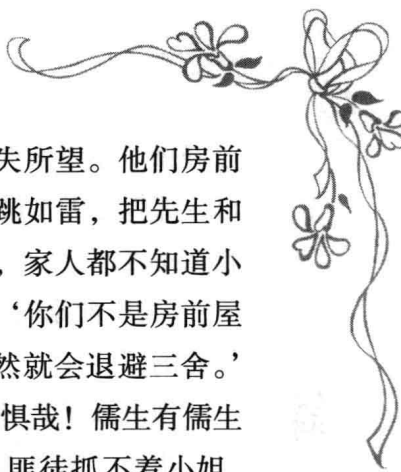
翁玉娴在李家虽然住下了，但心里时时刻刻想着父母的安危。她对他说：“烦劳师兄到教馆去看看家里的情形。遇到了老管家，要他来一下，多一个人多一份计谋。若老管家能来，要他天黑以后动身，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李庄。”

天黑以后，李致远和老管家来了。老管家一见到翁玉娴，真是悲喜交加，连忙说：“见到你没有落入虎口，我悬着的心算是落下了。只是还不知道先生和夫人的安危。”

翁玉娴要老管家坐下，对李致远说：“师兄先出去一下，玉娴和老管家有事要说。”李致远知道她有不便让他知道的事情和老管家商量，便“是”了一声出去了。她问老管家：“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一家人正在熟睡之中，这伙人砸烂了大门，一拥而入，嚷着要先





生交出小姐。他们推开小姐的房门，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房前屋后到处寻找，没有找着小姐的影子。为首匪徒暴跳如雷，把先生和夫人捆绑起来，逼他们说出小姐的藏身之所。其实，家人都不知道小姐的下落，我想先生此时一定有所宽慰。先生说：‘你们不是房前屋后翻了个透吗？我想我的女儿有神灵保佑，魔鬼自然就会退避三舍。’匪徒恼羞成怒，打了先生。先生凛凛然说：‘死有何惧哉！儒生有儒生的尊严。你们可以夺我性命，但抢不走我的尊严。’匪徒抓不着小姐，折腾了一个时辰之后，就把先生和夫人押走了。”

翁玉娴听了止不住悲伤，泪流满面：“是不孝女儿害了父母……”

老管家劝慰了一番，然后说：“小姐要拿个主意，怎样把先生和夫人救出虎口。”

“现在只有您是翁家的主心骨了，玉娴让您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个解救的办法来。”翁玉娴止住泪，把请老管家来的用意说了。

老管家愣着沉默不语，翁玉娴观察出来了，便说：“您不要顾虑什么，只要能救出父母，不要考虑玉娴的感受。”

“既然小姐这样说了，我就斗胆进言：现在唯一有效的法子，只有小姐答应俞家的亲事。俞家是有这个能力解救先生和夫人的。这是我的愚见，还请小姐谨慎斟酌。”老管家是循着以恶抑恶的思路出的主意。

“俞家公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形？”翁玉娴没有了淑女的斯文，含羞问话。

“俞家公子的情形，我曾对先生面陈过。俞公子的身体缺陷很重，肢残之外，还有严重的脑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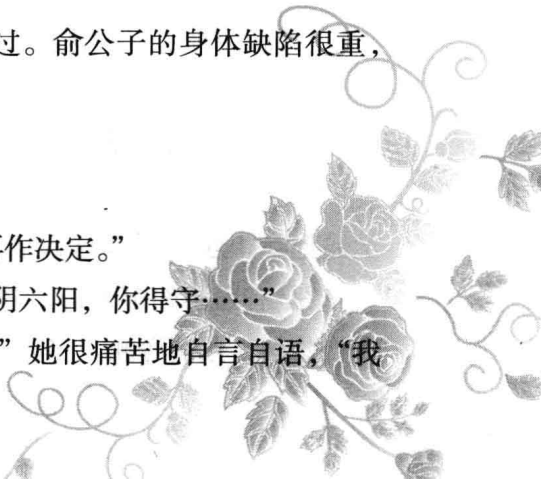
“怎样一个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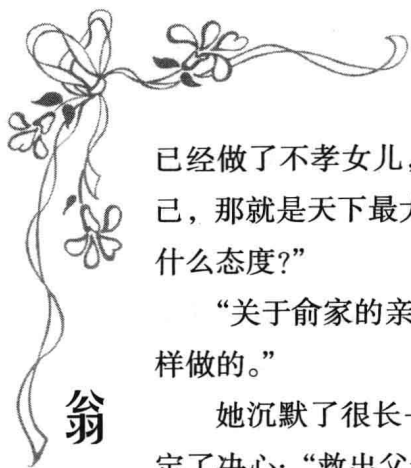
“小姐，辅臣不敢说。”

“管家尽管说。说了玉娴好掂量利害再作决定。”

“唉！”老管家摇摇头，“这人不知五阴六阳，你得守……”

“老管家，您不要说了，玉娴知道了。”她很痛苦地自言自语，“我





已经做了不孝女儿，害得父母受凌辱之罪；如果我能救他们而顾及自己，那就是天下最大的罪人了。”她又问：“爸爸、妈妈对俞家亲事是个什么态度？”

“关于俞家的亲事先生对辅臣有过吩咐，我想他们也会赞成小姐这样做的。”

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救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玉嫔不容推卸的责任。不管玉嫔今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玉嫔心甘情愿。希望管家辛苦一趟，把解救之事从速定下来。”

“那我就告辞了，我今夜就到郑先生那里去一趟。”老管家拱拱手，迅速离开了李庄。

老管家连夜赶到桃源村，天蒙蒙亮就去敲郑先生的门。门客开门问明了来意，请老管家进到客厅：“先生稍候，东家起床后给先生传话。”

约半个时辰，郑先生很热情地接见了翁家的管家。坐下后，翁家管家说：“辅臣急着要见先生，是因为事情紧急。”他把翁家突遭不测的事说了个大概，“辅臣这次来，是奉小姐之命，务请先生督促俞家尽全力解救我家先生。事成之后，小姐会履行婚约的。”

郑先生听了以后，非常气愤：“这个世道是要变了！连翁先生这样的忠厚人家都受这种凌辱，天理不容。管家，您放心，郑某会尽快与尊五兄商议，通力解救翁先生的。”

“那就劳神了。我这就去回小姐的话。”管家起身告辞。

翁家管家走了以后，郑先生吩咐仆人备轿，到宝丰镇去了。

郑先生与俞家是世交，来往比较密切。门客见了郑先生行了鞠躬礼：“郑先生早，请到客厅里稍坐，我去禀报主人。”不一会儿，俞尊五笑脸抱拳相迎：“樵翁这么早光临寒舍，定有喜事相告。”

“是有紧要的事来访，并与尊五兄有利益关系。因事发突然，所以来得匆匆，务请海涵。”郑先生起身回了礼。